

爱的征服

爱的征服

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第七章

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杰金斯细心为他们准备的精致菜肴，以及一瓶嘉士德爵士珍藏的名酒。

雅娜的身心都弥漫着一种几乎要爆炸似的狂喜，她的心灵、思想无一不为嘉士德爵士的形影所占据了。尤其是彼此双眼含情脉脉相接的那一刻，雅娜真觉得那便是永恒，似乎整个世界在一刹那间都停止了。

她百思不解自己以前为什么会认为他是个傲岸冷漠的人。

现在，她觉得自己对嘉士德爵士的一切都有一份熟捻的感情，她更觉得嘉士德爵士的语调中透着她从未在别人身上发现的温情。

似乎有一股神力注入了她的躯体，令她整个人都有一股新的觉醒。她竟觉得在这之前，她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与目标，也可以说，她从未真正的生活过。

当然，象所有的少女一样，她憧憬过爱情。在俄

国，爱情是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无论是音乐、文学、艺术，全部以爱情为中心。

但是，雅娜却从未坠入爱河，因此她感觉到自己就象在局外观赏一幅赏心悦目的杰作，但却无法获得心神上的投入感。

然而，现在她完完全全地投入了，她发现一切与她想象的是那么不同。

一种强烈的奉献欲望激荡着她，她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与生命，或是不辞艰难，为他赴汤因火。可是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死别，却是生离。

午餐用毕，杰金斯撤走餐具，清理了桌面，便离去了。

雅娜走到窗边。

外边风和日丽，风平浪静，金灿灿的阳光洒落在水面上。

徐风送来一阵馨香，蓝澄澄的海水广直迤邐到无尽的岸边。

一切都是平和美好的。

隐隐地，她听到水面上传来阵阵乐声，但她立刻恍悟这是她心灵的歌唱，因为她深深地体味到爱的幸福。

嘉士德爵士静静地望着她，她的头部浴在金黄的阳光中，美好的侧影衬着蓝亮的天空，十分鲜明动人。

终于，他开口了。

“来，雅娜！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“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。”雅娜答道。

他不由得微微地笑了，说道：

“别以为这么说就能避开我。”

“我正要定心思考，”雅娜说，“不过我发现只要一靠近你，就无法集中心神。”

“你不必想，”嘉士德爵士立刻说，“我早就计划好了！你只要过来就行了！”

她缓缓地自窗边转过身来，嘉士德爵士展开双臂，面向着她，她不自禁地奔入他怀中。

嘉士德爵士快活地笑了，当他搂住雅娜时，她禁不住轻颤起来。

“太甜蜜了！你如此难以令人抗拒，又如此令人怜惜钟爱！”

这些热情洋溢的话令雅娜羞涩地垂下眼帘，浓密的睫毛益发衬出白皙的肌肤。

他紧紧地搂着她，俯视着她秀丽的脸庞。

“可以听听我的计划了吗，宝贝？”他问着。

“你知道我愿意听你任何吩咐的，”雅娜答道，“只要不伤害到你。”

“那可要看你对伤害所下的定义而定了！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你知道，真正会伤害我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失去你！”

雅娜默默无语，他再度平静地说：

“所以，等我递上辞呈，我们就立刻结婚。”

“不行！”她惊斥着，“不行！”

‘她挣脱嘉士德爵士的臂膀，软弱地靠着椅背。

“你以为我会答应你辞职？”她说，“为我而放弃你的前途？”

“正是，”嘉士德爵士严肃地说道，“不过我不必

征求你对这件事的同意，而是想知道我是否有这份荣幸娶你为妻！”

“听着……请听我说，”雅娜乞求着，“想想看，这么一来，你以往的努力就全部化为泡影了！”

“的确，在以往的日子里，我总把我的事业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可是，是你让我明白，我错了。我一生从没有一刻象现在这么喜乐的，雅娜。难道你以为我会糊里糊涂地乱做决定？”

“可是，你该明白，对女人，爱情便是一切；对我，你就是我的全部世界！可是，男人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的确，大部分的男人都认为在工作中可以得到许多乐趣，”嘉士德爵士答道，“在没有遇见你之前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然而，现在我却了解，和相爱的那份狂喜相较之下，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与显赫实在算不了什么。”

“可是现在你得为我放弃一切呀！”雅娜说，“也许有一天你会后悔，到时你已经丧失了一切，剩下的是无数的懊悔、挫折和哀怨。”

“这种说法也许适用于其它的人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可是，你、我，却截然不同。我们的感情并不是象火花一闪，美丽但短暂，转眼化为灰烬。我们之间，是深沉的挚爱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你又怎能确定呢？”

“难道你还不能确定？”

“我当然确信！可是我不必牺牲什么。我并不象你曾长年累月地努力工作着，怀着野心与抱负。这你不能否认吧！”

“的确，是那股野心促使我努力工作。”嘉士德爵士同意道，“因此当我被派任为驻希腊大使时，我十分高兴，因为距我的理想又近了一步。但，那都过去了，现在，我对希腊、巴黎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……只愿拥有你！”

“这就够了吗？你以为一个女人便值得你放弃一切？虽然，她可以满足你的肉欲？”

“你真会说话，亲爱的。你得明白，我并不是那种罗曼蒂克、感情冲动的小伙子。在决定之前，我早已

仔细地衡量过这一切的意义与后果。对我来说，何时成为你的丈夫才是最重要的事。”

雅娜的眼中蕴蓄了满眶晶莹的泪珠。

“亲爱的！”他走过来，温柔地搂着她的双肩。

雅娜浑身簌簌地战栗着，她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我从未……想到……有……象你……这样……好……的……人！这么……完美……这么……伟大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从未通过象我一般深爱着你的人。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而且，你永远也找不到第二个了！”

他强壮有力的臂膀紧环着她。

“我可是个好妒的丈夫哦！”

“我还没答应要嫁你呢！”雅娜嗔道，“而且，我们彼此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，也许等我们熟悉点，你便会大失所望的！”

“该知道的我知道了，”嘉士德爵士幽默地说道，“别人可能会认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姓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但对我而言，这并不很重要。不过，当然，我也该知道的。”

“俄国姓氏大都类似，”雅娜答道，“目前最重要的事实是——我是个俄国人。一旦你娶了我——你祖国的敌人，你就得牺牲你的外交前程了。”

“世上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呢！”嘉士德爵士答道，“在英国，我拥有一份产业及一栋房屋，我相信你会喜欢那儿的。或者，我们也可以到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去，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，白首偕老。”

“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”雅娜似梦呓般地轻语着，“你描述得太美了，只是……只是我必须说服你……你的决定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”

“让我们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谈吧！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用书信联系，只要我们的感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我们便可以正式论及婚嫁。”雅娜继续提议着。

嘉士德爵士灾朗地笑了起来。

“宝贝！你以为现在我还肯让你离开我身畔吗？”他问道，“看看你已经遭遇了多少险境？想想要是你被那群暴徒当做间谍看待，那怎么办？再想想要不是你侥幸逃出了苏丹王宫，今日又当如何？我决不同意你的

说法！你很需要别人来照顾，而，这正是我要做的。”

“我可不嫁你，”雅娜说道，“我可以当你的情人，我愿意等着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你喜欢的事，但我绝不愿破坏你的外交前程。”

“那么难道你能找到别人，来取代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吗？回答我！”

雅娜的纤手紧紧地交叠在一起。

“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我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。你说得对，存在于我们之间的……是圣洁的爱情，也许在几百年前就注定了的。但，因为我们的情况那么特殊，我想，稍候一下也没有太大关系的。”

“我们不等！”嘉士德爵士坚定而执著地说，“史瑞福爵士告诉我再过二、三个月——也就是圣诞节之际——联军就将攻下萨巴斯加，不过，这些都与我无关。我极其需要你，雅娜，我更愿拥有你！我可不要你做我的情人，我要你做我的妻子！”

“我怎么说才好？我怎样才能说服你呢？”雅娜无助地叹道。

他用手微微托起她小小的下颚。

“我随时准备洗耳恭听！”他轻轻地吻了她。

在这绵蜜的长吻中，雅娜真切地感到嘉士德爵士很诚挚地奉献了自己，令她有着奇异地震动；她知道，她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了。

他们已经升华到另一个境界，无尘无垢，无忧无虑，四周笼罩着神抵发出的圣辉。

似世纪般地漫长，嘉士德爵士凝神望着雅娜那泛着红晕的快乐面庞。

他的眼中闪着一簇奇异的光芒，脸上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温柔。

“告诉我，除了我们和我们的爱之外，再没有其它重要的事了。”他轻轻地说道。

“再也没有了！”她答道，“你，便是天空，便是海洋，你，便是我的世界，我的一切！”

他发出胜利的轻呼，深长地拥吻着她，升华入另一个世界……

傍晚时分，她再度与嘉士德爵士起了小小的争执。

嘉士德爵士的神情冷静而坚毅，并有着无法动摇的沉着之态。

他坚定地重述着，一到雅典，他便会尽快地朝见国王，然后写信到英国，递上自己的辞呈，当然，在新任大使抵达之前，他仍将留在雅典。

“只是辜负了外交部的好意提拔，”他对雅娜说，“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筹备婚礼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们的……宗教信仰……并不相同。”雅娜呐呐地抗辩着。

嘉士德爵士洒脱地耸耸肩。

“我们都是基督徒，这不就够了吗？我在意的是我们应有正式的结婚仪式。”

“你不怕我离你而去？”

“那我宁可杀了你！”

雅娜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其实我才不屑理别的男人呢！我的心中已无余地来容纳别人，况且，你也很清楚，再没有人象你这么英俊动人的了。”

“你可是在恭维我？”嘉士德爵士戏谑着，“你以前可没这样过哦，雅娜！”

“那是因为以前没有适当的机会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相识有多久？”

“我早在伊甸园里就认识你了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然后当我乘着马可波罗号环游世界，又与你重逢了。也许前世我们曾是成吉思汗的游牧族人，也许我们曾生活于克里特岛的米诺王朝！”

“噢，我真希望爸爸能听到你这段话，”她紧紧地交叉着纤指。“这些，对我们父女都颇富深意，因为我们曾经深深地陶醉在这些引人的历史中。”

嘉士德爵士得意地笑了。

“终于我们还有别的共同点了，宝贝。”

当夜色渐深，已到就寝时分时，雅娜望着嘉士德爵士，他立刻看出她眼中的疑惑之色。

“我很爱你！”他说，“但我也欣赏、崇拜你的纯洁，你在我心中是圣洁不可亵渎的。”

他轻轻地吻了她摊开的双掌，又说：

“我极愿拥有你！可是我决定——不论我多想占有你——一定要等我为你戴上戒指之后，等你成为我真正的妻子时，我们才能彼此相属。那时，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把我们分开了。”

“但……我……愿……为你……奉献……一切……的。”雅娜双手环着嘉士德爵士，在他耳边低语着。

“所以，亲爱的，这也就是我得帮你来对抗我自己的原因。”嘉士德爵士解释着，“就象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得保护你避开任何伤害一样。不止是避开危险，还有愁苦，最重要的，是任何悔意。”

然后，他深沉地说：

“睡吧！亲爱的，明天还有许多事呢！”

他走开了。

很晚，雅娜才听到他回房的声音。

嘉士德爵士悄悄地躺在床垫上。

他们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

似乎谁也不愿破坏刚才的协律，彼此都坚毅地自制着。

一大清早，嘉士德爵士便起身到甲板上去了。

待轮船即将靠近码头之时，他才回到舱内。

雅娜已经准备停当，正打算藏入箱中。

望着雅娜身上那套艳丽耀目的土耳其服，他不由得莞尔。

“要是你走在雅典街上，一定会造成一场暴动的！”他说，“戴上面纱吧，亲爱的。难怪回教徒不愿让妇女抛头露面了。”

雅娜笑着仰起脸来。

他忍不住揽着她，柔情蜜意地吻着她。但当引擎声渐渐慢下来，耳畔清楚地听到水手们的呼号时，他们立刻分开了。

雅娜敏捷地钻入箱中，嘉士德爵士亲自为她盖上箱盖，并下了锁。

刚锁上，杰金斯进来了。

“行李都理好了？”嘉士德爵士问道。

“理好了，爵士。”

“那么船一停就上岸吧。然后乘辆马车到英使官邸

，再尽快把这箱子送到楼上的卧房，让雅娜小姐出来。”

“我会照办的，爵士。”

“我会尽快赶回来的，”嘉士德爵士又说，“因为我一定得参加欢迎酒会，而且，我得先向船长辞别才行。”

“我明白，爵士。我已经安排了几位仆役帮忙运行李上岸。”

“可得关照他们小心运送这只箱子。”

“我会的，爵士。”

雅娜听到嘉士德爵士的步声渐远，一会儿，便有两个仆人抬起了箱子，走到甲板，登上码头。

嘉士德爵士料得不错。

所有使馆中的高级官员都来欢迎他了。

他良好的声誉早就传开了，因此听到英国将派如此贤能的大使来到是非颇多的雅典时，大家都异常振奋。

意外的是船长邀请他及这些官员在上岸之前欢聚一下，酒及点心都准备好了，于是嘉士德爵士不得不周旋

一下。

随后又有许多负责运送伤兵的官员们一一向他道贺，因此，当嘉士德爵士好不容易脱身，奔驰在雅典多姿多姿的街道上时，早已是下午时分了。

雅典本不是希腊的首都，但当奥图王登基时，为了要显示他有别于先王的古典之趣，便定雅典为都。

原本是小渔村的雅典，便在一夜之间繁华起来了。

密集的人口造成房屋的短缺，因此街头巷尾都能看到许多或坐或卧的人们，十分富有东方气息。

嘈杂的街道上，熙攘着缤纷的服饰。

嘉士德爵士深深地喜爱这个城市，他知道，要不是他已经决定辞职并在短期内离开雅典的话，他一定会很喜爱这项职务的。

英国大使馆的建筑物十分醒目清爽，宽阔幽雅的院落更是宜人。

嘉士德爵士不得不依照礼数，一一见过秘书、职员与一些身份较高的仆人。他十分客气、有礼地应酬着。